



主人翁的眼睛

裘 輝 編 譯



華北人民出版社

主人翁的眼睛

裘 辉 编 译

華北人民出版社

書號：6010

主人編的眼睛

編譯者： 梁 煒

出版者： 華北人民出版社
(北京香廠胡同七十三號)

發行者： 新華書店華北總分店

印刷者： 北京日報印刷二廠
北京大眾印刷廠

40,000

一九五三年十月初版

：1,500元

本書 29,000 字

內容提要

這個小冊子，共編譯了六篇反映蘇聯工農生活的小故事：「瓦工隊長尼珂萊」是寫尼珂萊改正個人主義的保守思想，接受了帶領新徒工任務，爲國家建設培養人材的故事。「挖土機手斯列普」是寫社會主義勞動英雄斯列普，不自滿，虛心鑽研新鮮事物，使自己不斷前進的優良品質。「聽不見」是寫拖拉機製造廠女工杜霞，由於她高度的勞動熱情和改進工作方法，逐漸由看一台車床增到六台。從故事中，可以看到蘇聯人民爲創造幸福而怎樣積極地生產。「路籤」是個火車司機請求入黨的故事，突出地表現了請求人和介紹人對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忠誠。「主人翁的眼睛」是寫一個集體農莊的監察委員會主席，怎樣認真地執行監察工作。「代表」是個區蘇維埃代表的故事，寫他密切聯繫羣衆，盡心盡力爲羣衆辦事；他勇於批評也勇於接受批評，得到全體選民的擁護。

這些故事，都是根據一九五二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三年上半年蘇聯出版的雜誌裏編譯出來的。

爲便於讀者閱讀，在不失原意的範圍內，文字稍有刪節，文章的結構也作了一些變動，特一併說明。

目 錄

瓦工隊長尼珂萊·····	一
挖土機手斯列普·····	二
『瞧不見』·····	三
路籤·····	七
主人翁的眼睛·····	六
代表·····	四

瓦工隊長尼珂萊

瓦工隊長尼珂萊，領着他那一隊瓦工，把一座學校樓房，已蓋到第五層。那天，快要歇工的時候，職工會工作人員希麥真珂來了。他向尼珂萊說：『黨委書記舒米林同志請你去見他！』

尼珂萊是本市和邊區蘇維埃的代表，黨委書記派人來請他，也不奇怪，因為他常去那裏開會討論問題。

可是，這次却和往常不同，見面後，黨委書記只把老遠老遠的事情談起來，像是故意繞圈子。先問工作隊的工作情形，又問全工區的情形，還問泥工瓦匠够不够？材料供給的情形怎麼樣？其實這些情形，他早都知道，比尼珂萊還清楚。最後，黨委書記問：『你訓練出來合格的熟練工人，現在手下有多少？』

尼珂萊答：『可惜只有五十名。』

兩個人靜默起來了。很明顯，黨委書記想說什麼，可又不好意思直說出來。

『尼珂萊，我們有這麼一個意思……』黨委書記站起來，在房裏來回走了幾步，又坐下了。尼珂萊很注意地聽着。黨委書記這時又開口了：『我們的意思是這樣的：爲了要加快建築這個城市，提高工作質量，需要熟練工人。說到訓練青年這件工作，叫他們成爲獨立工作人員，再沒有比你做得快，也沒有比你做得更好的了。你能不能收十五個從工藝學校出來的青年？我們是贊成這樣辦的。』

尼珂萊說道：『那麼，這就是說，我這一組的工人，要被你們拉走了！』

『尼珂萊，就是爲了這一點和你商量。你可以成立一個新的工作隊。』

『新的，老的到那裏去呢？』

『尼珂萊，咱考慮一下，就給葛魯寧帶領吧，我看，滿行。』

尼珂萊突然臉色變了，好久，不哼也不回答。後來，好像受了很大的冤屈，輕輕地問道：『那就是說，大家已經不信任我了？』

『說那裏話，正好相反。尼珂萊同志，你是怎麼了解的？』黨委書記舒米林說到這裏，把聲音也放大了：『我們給你很好的青年，讓你把他們訓練成建築工人。你知道，他們不但需要老師；可以說，他們還需要真正像父親一樣的人。』

尼珂萊說道：『舒米林同志，你要知道，你這個主意，就彷彿挖了我的心。不，不

成！

『不成嗎？』

尼珂萊不答腔，只搖搖頭。

黨委書記舒米林，伸出手來說：『就那麼吧！這是怎麼回事兒？有人說，勇氣是慢慢地來的，帶着黨性的勇氣更是這樣。尼珂萊，你不用忙着回答我，好好地想想吧。我同意過一些時候再說。』

尼珂萊走到門口，忽然停步，回頭仍向舒米林說：『不，不成……』

*

*

*

尼珂萊從黨委書記那裏出來後，心裏沉重得很。想不到會有這樣的建議。他慢慢地走過勞動街，走過蘇維埃大廈、文化宮，拐進一條小街，走到第十五號房子的門口，腦子裏一直想着這樁事情。耳朵裏彷彿還響着舒米林的聲音。他想：在這瓦工隊裏，大家幹了好幾年，出了好多力氣，想出好多辦法！最主要的是：和隊員們分手，把這一隊人交給另一個人帶領！這隊裏每一個人，都是我尼珂萊一步步培養起來的，現在都成了高級的技術工人。我自己呢，也是在這一隊裏成長起來的。

這所十五號房子，是他們這一隊蓋的頭一所房子，尼珂萊早就看慣了；可是現在，他忽然對這所房子，又起了一種新的、溫暖的、親切的感覺。

轉過街角，是一條寬闊漂亮的大街。街角的牆上，釘着『尼珂萊工作隊大街』的牌子。這街裏的一切，都是尼珂萊很熟悉的。在建築這條街的時候，他創造了新紀錄——在一班的時間內，完成了九個定額的工作。尼珂萊曾經跑遍了全城的圖書館，翻看了許多書，研究了列寧格勒市獲得斯大林獎金的庫列可夫和許多全國著名瓦工的先進砌磚經驗，才得到了這個成績。

在這條街上，每一座房子，都能叫尼珂萊回想起一些事情：在那塊空場上，第一次和葛魯寧認識，叫他轉到自己的工作隊裏來學習。又在這裏，曾琢磨出一種新式瓦刀，使瓦工的勞動生產率增加了一倍。

尼珂萊越走近家，腳步越慢了。他像是要和『過去』告別。在建築他現在住着的那座房子時，他曾想出個辦法：用小吊車供給灰漿，來代替以前用的快速升降機。這樣一個簡單的發明，却節省了好多時間。

難道能和那些最寶貴最誠實可靠的同志們分手嗎？尼珂萊想起華西利、葉卡林娜、杜麗、安娜、依萬……一個個的名字，他和他們一起，曾在十五號房子裏，把遠東建築

工人的頭一個『成本核算小組』組織起來。

到家以後，尼珂萊和往常不一樣了。不和妻子說笑，也不逗着小孩子玩了。吃完飯，他妻子寧娜問他：『今天爲什麼悶着不說話？』尼珂萊仍舊不說話，可是在他心裏有了自己的想法，不過還不够成熟。因此，他立起來，對他妻子寧娜說，要出去走一下。

寧娜有些不安，說：『你怎麼又要出去，也不休息休息？』

『有事兒哩！』

他不說要到那裏去，當然寧娜也不能猜着，更不知道他的心情。

*

*

*

尼珂萊每天下班回家，常常經過一個工地，就是『工藝學校』的一些練習工修蓋房子的地方。可是，他在以前對這班人，總是不注意，今天他後悔起來了。

帶領這些練習工的技工長，叫拉鐵甫，年歲已不小了。看起來他好像陰沉沉的，其實心裏很溫和。他見尼珂萊在看房子，就問：『你今天這樣注意，看起什麼來了？』

尼珂萊躲閃了問話，說：『我不過是路過這裏看一看。怎麼？這都是你和孩子們費

了大勁蓋的嗎？
——

這時候，練習工都好奇地看着他倆。也有好些練習工認識尼珂萊，知道他是著名的快速砌磚手，他們在電影院裏也常常看到尼珂萊的照片。後來，尼珂萊又轉過頭來，看練習工在那裏工作。只要做的活兒稍有差錯，在他眼裏是逃不過去的。他一面看，一面想自己的事情，想起黨委書記的話：『勇氣是慢慢地來的，好好想想吧！』

尼珂萊是共產黨員，他自己也以爲還年輕。他是熱烈地追求新鮮事物的旗幟。當他看着這些練習工的工作時，他想：『我拒絕收徒弟，不肯教他們學會新的工作方法，這樣的行爲，難道是對的嗎？這就是個人主義的表現，總想保住自己安安靜靜的生活！』

按工長拉鐵甫說：『你說費了大勁？不！他們中間好多人已經能獨自砌磚了。』他指着一個瘦瘦的、面目嚴肅的練習工說：『你看那個小伙子，他叫洛梯夫。已經會獨立工作。他沒有父親，他父親在戰場上犧牲了。』尼珂萊看中這個小伙子有條不紊的動作，就想：『他已經找到門路了。』

拉鐵甫接着說：『和洛梯夫在一起的叫普羅也夫，小伙子也能幹，但是調皮。』尼珂萊見他幹得忙忙亂亂，就走過去說：『小師傅，讓我來幹幾下看看。』普羅也夫一面把工具遞給尼珂萊，一面看看拉鐵甫，彷彿在說：『可以嗎？』尼珂萊擺開工作姿勢，



普羅也夫和他並排站着，看得出了神。

張文瑞作

把一塊塊的磚平平穩穩地砌在牆上。普羅也夫和他並排站着，看得出了神。拉鐵甫提醒尼珂萊說：『尼珂萊，衣服都弄髒了。』可不是，尼珂萊沒有穿工作服。

要有人問：尼珂萊什麼時候決定改變態度，接受黨委書記的建議，去培養徒工的？爲什麼改變的？也許他自己都回答不出來。不過，現在他知道那時候回答黨委書記的話是錯了。真是：『脾氣一來，就控制不住自己。』現在怎麼辦呢？共產黨員應該檢查自己：

要改正在感情衝動時候作出來的錯誤決定。

尼珂萊從工地回來，心裏已沒先前那樣沉重了。他決定去看他的副手葛魯寧。一進門，他就笑着嚷道：『都是好小子！』葛魯寧不懂他的意思，問：『什麼好小子？』尼珂萊把和舒米林的談話告給他：自己起頭怎麼拒絕的；到了工地，又怎樣看到『工藝學校』來的練習工。最後說：

『老夥計，準備把我這一隊接過去吧，記住，我們還要來個競賽哩！』

半年後，尼珂萊又提醒葛魯寧關於競賽的事情。原來尼珂萊這一個新的工作隊，早已成立。他接收徒工的時候，是在工地附近的大樹林裏，認真地開了個會。工藝學校的校長來了，拉鐵甫也來了。徒工們都穿着嶄新的衣服。尼珂萊有個特別可愛的性格，初次會面，就能令人喜歡他。因為他，不管講話也好，舉動也好，都能把大家的精神鼓動起來。他講話鼓勵了青年人，青年人都說：將來一定拿出全部力量來做好工作。尼珂萊把他們分成一對對的，讓他們砌磚。他注意每個人幹的活：誰會了，就讓誰去獨立工作，他的眼力是不會看錯的。他知道，雖然同時出學校，出學校時都是四級，但是工作

能力不見得一樣。他叫成績最好的四個人當組長，去領導能力弱一些的。

有一次，向來最安靜最守紀律的洛梯夫，忽然發起脾氣，他說：『我不願和契楚林在一組了。』尼珂萊問：『爲什麼？』洛梯夫遲疑了一下，也不解釋理由。工作完了，尼珂萊決定在全隊討論這件事情。在追問之下，洛梯夫說出來了：『他，契楚林不上勁幹，也不躺下。每天從早到晚，總是摸來摸去的。』說得大家都笑了。笑，成了最厲害的靈藥，契楚林對自己沒有可辯護的理由了。就這樣，半年以後，青年瓦工的工作能力，都已提高了一級，能够超額完成任務了。

這時候是夏天，尼珂萊和葛魯寧兩隊的工作地點離得很近，正蓋着並排的兩列樓房。兩個隊長，也常常互相訪問。葛魯寧看尼珂萊帶領的小伙子，一個個都學會手藝，倒有些着急起來。

尼珂萊却像開玩笑地說：『就快和你來個競賽了。』葛魯寧皺皺眉頭，他把尼珂萊（他從前的老師）的玩笑，當作一個警告。他知道，尼珂萊的玩笑，不是好玩的，是真要幹的，不會撤回去的。不過，葛魯寧却有一個弱點：他雖然是尼珂萊訓練出來的好瓦工，可在組織能力上不如他老師。尼珂萊也常留心他從前帶領的這一隊人，還不止一次的對葛魯寧說：『葛魯寧，不要放鬆「纏繩」呀！你們把組都拆散了，各幹各的活，還

是手工業的方式。這樣，老弟，我們稀稀鬆鬆地就能把你們打敗了。』葛魯寧聽了，就收一收『繩繩』。

這兩個隊，競賽了三個月，差不多是旗鼓相當的。起頭，葛魯寧一隊在前面，尼珂萊一隊，緊追着腳後跟。後來趕上了，肩並着肩。尼珂萊喊着說：

『加油，葛魯寧，要趕過你。』

可是終究沒有來的及趕過去。不是尼珂萊不想，也不是他的徒工們趕不上。是因為尼珂萊被選為邊區的代表，就要去出席全蘇聯的第十九次黨代表會議。

全體年輕的瓦工和葛魯寧，黨書記舒米林，都來歡送尼珂萊去莫斯科。

尼珂萊向青年們說：『小伙子們，我不在這裏，不要丟面子。能贏得葛魯寧他們嗎？』隊員們齊答：『能，有信心！』

『葛魯寧，我們回來再比賽吧！』

『回來比，尼珂萊！』

（節譯自一九五二年十月第四十三期『星火』雜誌）

挖土機手斯列普

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日早晨，天氣晴朗。挖土機手斯列普和妻子坐在小桌子旁邊，一面喝茶，一面開着無線電收音機聽新聞。忽然聽到報告：『蘇聯最高蘇維埃，頒布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的稱號，給建築列寧運河的人們。』

斯列普把茶杯一推，仔細聽起來。頭一個是克拉拉工地的主任亞歷。斯列普在克拉拉工地幹過兩年活，和亞歷很熟識。第二個是推土機手耶舍夫，斯列普也認識，他是個快活而幹活有勁的小伙子。接着又一連報告了好幾個名字，好多都是認識的。聽着聽着，無線電裏叫起『斯列普』！斯列普猛一聽到，還以為不是自己。可是緊接着又把姓名報告了出來，還說是『伏多工地的領班挖土機手』，這就一點也不錯了。斯列普立時站了起來，緊眯着無線電，却一個字也聽不進去了。他扭回頭去看他的妻子，他妻子一下子撲到他的懷裏去。

無線電報告的消息發表後，好多人都向斯列普道喜，這熱鬧就不用細說了。單說第三天，斯列普爲了挖伏爾加——烏拉爾運河，就急急忙忙地趕往斯大林格勒工區。

到了工地，斯列普和總機械師坐着汽車到卸貨場，看見長長的月台上，排滿了機器。總機械師說：『這是一「烏拉爾人」牌子的挖土機，剛到的，你領一架吧！』斯列普看這些機器很新，都是淡灰色，明光淨亮的。在這個很高興的時候，他忽然想起他那架舊的機器來了。那架舊機器，雖然脫掉了油漆，沾滿了泥土，他却在那架機器上幹了三年多的活。

斯列普看到這兒的一切都是新的，只是草原和列寧運河工區的一樣。工作也是新一套，不是開頭挖列寧運河那套辦法了。他自己呢，也不是從前的斯列普了。他總想起在無線電裏聽到自己名字的這件事情。他現在再回頭去估計一下他從前的工作，覺着實在是平平常常的。他相信：把列寧運河工區的一切，他自己在那裏做過的一切，要是原封不動的搬到這裏來，在他看來，就是很不好。這裏一定要用更好的更新的工作方法。到底是什麼新方法，他又鬧不清楚。因此，斯列普急着要去工作，比其他的人都急。他摸

【註】挖土機也叫「電鏟」。